

四書紹聞編

中庸三



漢書門			
三	五	六	八
二	三	四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七	五	書
函	三	
九	二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46
冊數	32(5 ⁴)	
函號	277	69





禮記卷之九

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以為宗而詔相孰可以為祝而祝嘏孰可以替裸獻孰可以執籩豆至於執爵沃盥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旅酬下為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也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以行旅酬於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燕毛者既祭而燕則尚齒也長長之義也毛髮色也以毛色別長少而為之序也祭則貴貴貴貴則尚爵燕則親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

昭明編

禮記

卷之九

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間大經以正至恩以
宣天下之事盡矣○按宗廟之說朱子於或問中甚
詳別當爲考禮者論之楚茨詩傳曰賓客筮而戒之
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
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
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
徧也按此於旅酬之說甚分明○踐其位三句以述
事言敬所尊二句以繼志言事死事亡二句通指生
事葬祭而言○位乃廟中祭祀之位行其禮奏其樂
指祭時言敬其所尊祭如在也愛其所親親踈貴賤

賢否長幼欲使各得其所也事生孝矣而事死也而
如事生焉事存敬矣而事亡也而如事存焉豈非孝
之至乎首言武周之孝在於繼志述事故此舉其繼
志述事之實而替其孝之至也二孝字首尾正相應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
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
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按知其義而敬守之
卽所謂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者也仁人之所以
饗帝孝子之所以饗親者在是而由之而不知者多
矣由之而不知則雖以時而踐其位行其禮不過修

中庸
故事爾知其義而敬守之則所以事帝事乎其先者
必有其實其實云何所謂仁能饗帝孝能饗親是也
仁能饗帝者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能饗親者盡子
道而與親同心者也則於治國乎何有○廣平游氏
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
致其義蓋惟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
德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
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
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爲天下國家
也何有○按游氏之說最得中庸本旨惟聖人爲能

饗帝以下正發明所以事上帝所以事乎其先二句
內意兩事字最重非其儀文之謂也正以仁孝之實
而言也知所以事上帝始明乎郊社之義知所以事
其先始明乎禘嘗之義

問政章

魯論記諸君大夫問政只是隨事告之未有如此章
之全者其以繼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不爲無意章
句所謂以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者也
○政莫善於文武事則備於方策語其本只在於有
其人不然則雖有政不行焉人其人則政其政矣政

之於人也猶樹之於地也其成甚速如蒲盧然○樹
殊遇切生植之總名也○爲政雖在得賢然使吾身
有所未修則取舍不明無以爲取人之則○問仁亦
是道如何說修道以仁朱子曰道是泛說仁是切要
底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
妙○問這箇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
如此說則是偏言○象山陸氏曰仁人心也人者政
之本身者人之本心者身之本不造其本而從事其
末不可得而治矣○按修道以仁以後面經綸天下
之大經肫肫其仁來照便可見大經達道也肫肫其

仁正所謂修道以仁也○仁爲修身之本而親親又
仁之本尊賢所以輔仁禮所以節文斯二者此二節
相承之意義者仁之宜也禮者仁之節也皆修道以
仁之事也○程子嘗言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不可
以公爲仁也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
惻隱之心此工夫却在人字上玩味此言人字意可
想○朱子嘗言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中間包得許多
生氣自是惻隱又言天地生人物自是溫暖和煦方
生此物這箇便是那愛那愛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
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玩味此數條仁者人也之理

瞭然矣○蔡虛齋曰此親親諸父昆弟皆在其中故親親有殺若專指事父母則無殺可言矣下面事親則疑專指事父母而言蓋親親仁之切者而事親又親親之切者舉其尤重者以該之也○尊賢爲大以其最要而在所先也不然則君臣之義爲大矣○親親如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此章主在親親之仁尊賢只是以講明親親之道而已因親親之殺併及尊賢之等而皆爲禮之所生皆不可以不知知之則智也其實親親之殺言外就含君臣夫婦長幼朋

友之屬○按觀禮家喪服圖便可以見親親之殺又如許多君臣上下之禮皆自尊賢之等而推○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節申繳上文之意四箇不可不字要着朱子曰此處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又曰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他處豈不爲親之累○程子曰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項氏曰仁者人也有人之形卽有人之理此形此理皆受之父母者也知此則知人之爲貴而

親之爲大矣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然而此形此理父母孰從而得之等而上之至于百世之前不知其所始也等而下之至于百世之下不知其所終也是孰爲之哉此卽天地生物之心流行而不已者也此仁之大本也○按項說雖小異於章句然其義自佳不可廢也故兼存之○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此一章之綱領也大意已說盡了下俱詳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之事仁者人也一節言禮義皆出於仁以明修道之必以仁也不可事親一節言修道以仁之方也天下之達道五又詳

修身以道之目所以行之者三又詳修道之目然德雖有三其實一仁而已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仁是也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又詳智仁勇之目好學力行知耻卽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事也及其知之及其成功者語其成也近智近仁近勇者語其所自入也知斯三者一節結修身之意起九經之端旣詳九經之事又結之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二者何也自說于下曰豫是也何謂豫曰前定何謂前定姑以在下位者明之如獲乎上有道在信于朋友信乎朋友有道在順乎親順乎親有道在誠乎身誠乎

身又有道在明乎善而已此謂前定是誠之一字爲修身九經之本也篇末又詳言誠之事○天下之達道五以下因上文所舉之端而詳說之言修身固以道而道不止親親天下之達道則有五修道固以仁而德不止於仁所以行道之達德則有三遂詳言其目而又歸於一一字程朱以爲指誠字蓋語乎行之事雖有三而所以行之者只是一箇真實之心而已章末論誠一段又所以詳此行之者一之意○五倫之目或先君臣者經世之主也或先父子者仁居四德之首孝爲百行之先○虞書但曰五教曰五典

未嘗列五者之目至此始列其目蓋曰天叙有典是言天命之性不離此五者曰敬敷五教是言修道之教不離此五者此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此五者也○朱子曰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仁智了非勇便行不到○智仁勇是做的事誠是行此三者真實底心○朱子曰旣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西山真氏曰旣言三達德又教以入德之路夫知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爲至然豈易遠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

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以不若人為耻則亦近乎勇
○問章句中以學知利行為仁困知勉行為勇竊恐
未盡乎仁勇之德也夫仁者安仁固不容以利行為
言智仁勇皆謂之達德則勇固通上下而言也不可
專以困知勉行者目之以其觀之三知三行者所以
總言達道達德之在人其氣質雖有不同而其至之
則一也三近云者言人未至乎達德而求至之者其
用功當如是也似不必以三知三行分智仁勇如何
朱子曰此等處且虚心看到並行不悖處乃佳
所以知者智也 生知智之智 學知仁之智 困知勇之智

所以行者仁也

安行智之仁 利行仁之仁 勉行勇之仁

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者勇也此為勇之成三近乃求以入德事以為勇之 好學智之勇 力行仁之勇 知耻勇之勇

所謂非百倍其功不足以效之者也 愚按玩此圖則知朱子之所謂並行不悖

矣○此三句非是言達德之下又有此一等蓋言達德之所由入須如此爾生知無待於好學學知困知都是於好學上得力故能與生知者同功安行無待於力行利行勉行都是於力行上得力故能與安行者同功知耻者知智不若人之為耻則耻之而勉於好學知仁不若人之為耻則耻之而勉於力行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又曰舜人也我

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
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顏子憂其
不如舜故卒能如舜故謂勇孰勇於顏子孰謂知耻
淺事哉○史氏伯璿曰三知爲智三行爲仁二句便
是上文以分而言之意三近爲勇之次亦只是上文
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之意上節已知之
成功乃勇之至此自學利以下求知之成功者說故
曰勇之次爾○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好學力
行知耻則所以至之之事○朱氏公遷曰論語兩章
雖有入德成德之殊而皆自一人之身合此三者言

之非各指其人之謂也中庸三知三行章句以爲智
仁勇之事以分言者正自一人之身合而言之聖人
全此智仁勇其次當兼智仁勇也以等言者各因氣
質分高下而言之勇者用力然後及乎仁仁者用力
乃能有其智也然則入德之序智居仁之先成德之
序仁居智之首氣質之等智在仁之上此其所以縱
橫錯綜而不同與○按知斯三者則知氣質可變不
肯以凡近自安一有心向裏義理不從外得凡知之
蚤暮行之難易可以自驗事親以爲本尊賢以爲輔
體仁以爲至學者學此而已行者行此而已耻者耻

不及此而已故曰則知所以修身應前君子不可以
不修身一句前爲修身推說許多條目科級只以
三者爲入門此聖人喫緊爲人處也知所以修身則
知所以治人理會得已身則人已一理所以施之舉
措刑賞之間而處之當者在此矣知所以治人則知
所以治天下國家天下國家盡乎人矣而亦不出此
理由近可以推遠所以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者
亦只在此○治有九經只是言其大者而禮樂刑政
固已行乎其間矣○按九經亦不外乎五達道故以
修身先之尊賢朋友之交也親親父子昆弟之倫闡

門宗族之愛也大臣羣臣諸侯君臣之義也庶民百
工遠人君臣之義推之也○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
後親親何也程子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知尊賢則
不知親親之道○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
外則無以養其內齋明所以一其內也盛服所以齊
其外也此内外交相養也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
動而不察則無以制其私内外交養靜存之意已在
其中物交乎前情動乎中不察則不能無妄動非禮
不動則動靜不違矣内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
修身之要者只爲如此方無一毫滲漏處也真西山

大學衍義以崇敬畏戒逸欲爲誠意正心之要以謹
言行正威儀爲修身之要其崇敬畏戒逸欲中又有
細目采證古先法戒甚備可爲此條義疏蓋夫子二
語已無所不該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
好賢不篤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故孔子不與女
樂并容於魯宮之奇不與璧馬同止於虞故去讒遠
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讒人能亂
是非不但不可近故言去讒不去則如除莠而留其
根將復進矣○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
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親

之道也詩云駉駉

弓調和貌

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

胥遠矣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
詩弓之爲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以
與兄弟婚姻當親之以恩而不可相遠或問親親而
不言任之以事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
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
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
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
也若親而賢則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
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

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按朱子此言足以補經文未發之義爲萬世待親之法所謂尊位重祿不過采地古者王子弟采地有制非不問親疎而盡衣食於縣官也夫分封太大則義有所不制支庶日衍祿廩不繼則恩有所必窮進無入仕之路退不得齊於編民則有才無以自見而生業無以自營此在王者同其好惡必思有以爲之處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或問子謂信任

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曄所謂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爾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

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王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按朱子此言足為萬世任用大臣之法其亦有感而發也與所謂不在大臣而移於左右

尤為痛切之戒左右無常恭顯之流常居什九者以其近而易入爾古今通敝也○何謂忠信臣以君為心君以臣為體其相與無非實者必有此而後上之意通於下下之情通於上臣之願忠於上者得以自效不然雖重祿亦虛縻之而不足以展布矣重祿蓋中間之一事士固非待此而後勸然而君之所以恤其私者則當無所不至爾豈使之勞於王事而復有仰事俯育之憂哉○時使則力本者得以自盡薄歛則上好仁而下好義事必有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周禮豪人主弓弩箭矢考其弓弩即所謂省試也

上下其食卽所謂稱事也春獻素形法定秋獻成飾治
畢爲成故日有省月有試書其工之工拙高下之等以
制其饗食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情者勉而能
者勸矣○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爲照
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是也委積畜
聚也少曰委多曰積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里之
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三十里有宿
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先王之世人行千里如
在其家者以是故也嘉善或問中以因能授任爲言
蓋指願留吾國者又謂遠人知爲賓旅者以其列於

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爲蕃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
非其序○諸侯之國皆神明之胄其上世皆有功德
於民故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
安如春秋之初書衛州吁弒君上下始亂書魯桓文
姜之事男女内外始亂終乎春秋亂之變不已者無
治亂之人也治其亂則亂者復治此明王事也持其
危使大小相恤危未至於絕廢而國勢已不可支如
滕薛江黃之屬甚可閔也非明王在上誰與持之想
吾夫子得位此等皆不待終日而復其所也朝謂諸
侯見於天子足知諸侯私相朝者非禮矣聘謂諸侯

使大夫來獻引王制比年三年五年之文則見此爲定節而不可踰矣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春秋時以此施於霸國甚至不朝之間無歲不聘有如鄭之於晉者國君道長子產爭承小國之不堪可知也厚往薄來往謂燕賜之禮來謂諸侯之貢獻其名數具載周禮○或問中謂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

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爾愚按九經之體大故夫子之言詳而朱子此一段又足貫三節之大旨○問凡事豫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泛舉四事或是包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朱子曰上文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遂言凡事豫則立則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雜學辯云凡事豫則立張云張子韶語欲學者養誠於平日也愚謂先立乎誠則無不豫矣非謂豫養誠也既誠矣則何豫養之有乎○愚按豫字之

意聖人自明說於下豫者前定也如言前定則不跲
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又如
欲獲乎上非可求之於上其道在信友信友在順親
順親在誠身誠身在明善此之謂前定前定卽豫豫
卽誠非謂豫乎誠也○事非爲之有素而欲旋安排
出便是不誠故謂豫卽誠只以人言語做事驗之便
可見行者人之實行踐履有素故不疚若積之無素
持之無恒則有疚矣如廉前定則不爲利疚義前定
則不爲私撓爲私所撓而爲義不遂則疚矣○事前
定則不困以舉子譬之讀書進業有素則臨時有具

而不困不然如臨濟而辦舟楫未有不困者也大凡
事皆然○理足以泛應而不窮有本故也學不誠則
無本無本則易窮○做好人要前定有愧德於家人
而欲修飾於鄉人之前未信服於鄉人而欲修飾於
居官之日皆不前定不能無疚者也又如居家行已
有一毫之玷居官立朝便不能以直自遂○前兩言
所以行之者一故此遂言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實
理莫不有定而人心雜於僞妄每苦於不能前定若
能前定以言則不跲以事則不困以行則不疚以道
則不窮而道德九經之屬豈有不立者乎○九經在

上位者之事也故又以在下位者明之蓋其道一也
上言尊賢此則言信乎朋友上言親親此則言順親
上言修身此則言誠身○人居家則有親出門而交
則有朋友委身於國則有所事之君所使之民前定
之序自內而外自下而上又自上而得下逐節相推
究竟則以誠身為本而誠身又以明善為本也所以
必從頭歷推說到底者正要見出素定之理其歷言
有道明其道之在乎此而不在于彼也且如人欲安
其位行其志必須為上所取信欲得乎上必志行先
孚於朋友欲信孚朋友必能修身齊家然後人不間

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然欲得親心之順又只在汝身
上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便是誠之驗處工
夫只在自己在聖人只是至誠自然感應便不消更
說素定在常人則怎麼便能得誠其道先須明善何
謂明善謂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
在何謂人心天命之本然如所謂今人乍見孺子匍
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納交於孺子之
父母也非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此
人之本心即天命之所在也人在明得這箇本心則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為善去惡自不容已而身可得

而誠矣身既誠則隨吾身之所接莫不可以爲吾誠之驗且如欲順乎親而以阿意曲從欲信乎友而以便佞苟合欲獲乎上而以諛說取容便是不誠便是不前定如何動得物在君子則工夫只在自已吾身一誠而順親之道不外於誠身而得之也信友之道不外於順親而得之也獲上治民之道不外於信友而得之也此之謂前定此之謂豫則立○蔡虛齋逐節說箇豫字不是當知誠身非爲順親之地而身誠者親無不順順親非爲信友之地而親順者友無不信信友非爲獲上之地而友信者上無不獲皆是誠

立於此自然感孚於彼其道在此而不在彼豈不是前定故章句以爲推言素定之意謂之推言不是逐節做工夫意歸在明善誠身上蓋能明善誠身則順親之道不外於誠身而得之矣信友之道不外於順親而得之矣獲上治民之道不外於信友而得之矣只是一串事○或問謂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說得切實○上或可以容悅而獲友信而上獲則其道素定於獲上之前矣友

或可以佞柔而合親順而友信則其道素定於信友之前矣親或可以順從而悅身誠而親順則其道素定於順親之前矣○人知不善之不可爲當如知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決然是不食不蹈方是真知人之養身爲愛身也而或因奉養之過而傷生知其足以傷生而或好之而不能已以至於趨死而不可救是何異於食鳥喙蹈水火乎此利害之易知而且如此則世之以妄爲常者多矣非見善明不能當幾而決也夫是非善惡其在人者至明也胡獨在已者不反鑑而苟焉以自欺豈不與彼傷生者同其

妄乎彼不可以言真愛身則此不可以言能誠身矣不明乎善故也明乎善者知嗜慾有鳩毒知好善惡惡之不可自欺如所以病乎前之傷生者則誠身愛身非二理矣○問在天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爲一卽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而後能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是善此人事當然卽人之道也朱子曰善○首誠者字或問所謂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也次誠者字或問所謂以德言之則

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也故章句云則亦天之道也要看則亦二字聖人純亦不已與天爲一故後章說天道處皆以聖人明之首誠之者字是本上句天道說人有不誠而求以誠之者是人之道次誠之者字是因上句聖人而說未至聖人者須如此做工夫故章句云此則所謂人之道也要看此則所謂字言人事之當然正如此故後章說人道處皆是常人做到聖人底事○問明善擇善何者爲先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箇惡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三山陳氏曰善不擇

則有誤認人欲爲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朱子曰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博學之以下又舉誠之之目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智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又言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則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前說三達德而以三合一此處說誠而以一合三乃結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道指百倍其功愚柔指困勉之人說必明必強正前回破愚忘私起懦之意

大抵前面舉其端而此又詳說之也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正所謂好學也力行也知耻也前以三近爲勇之次正以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也○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畧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

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爲反之於身知其爲何事何物而已也○學所未能問所未知思其所以然辨其所不然行其所當然○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思之所得又當明辨之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真妄於毫釐疑似之間而不至於差繆擇善至此擇之可謂精矣○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朱子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又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問學問思辨亦有

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
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
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
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
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
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
之序也○問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曰此是言下工夫
人做得一分自己做百分○新安陳氏曰自人一能
之以下乃子思子喫緊為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
一句尤警策只恐不能百倍其功爾若真能於此五

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決可變化氣質之
昏弱矣子思子豈欺我哉○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
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
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

朱子曰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
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
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固以其無一
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
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按誠為此篇之樞紐
朱子於或問中詳言之學者所宜深味○老之言

道曰無佛之言性曰空皆不見此實理張子曰釋
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其語到實際則以
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蔭濁愚謂此
正其所以為不誠也不見實理也中庸言誠始詳
其正所謂憂深而言切也與十六章明言顯微顯
微即費隱故曰兼不言大小而小大在其中故曰
包此章道德九經條目衆多大小並舉故曰兼不
言費隱而費隱在其中故曰包兼字包字各有攸
當也

誠明章

朱子曰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之也與首章
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謂之名之也之
謂直為也○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
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德無不實者體也明無不
照者用也誠如佛之定佛性元自定慧在定中學貴
見性定由慧入

盡性章

盡字無工夫其本領在至誠兩字上註中察之由之
察即察於人倫之察由即由仁義行之由皆不是工
夫字面性無鉅細無精粗惟至誠則萬理明盡朱子

用此四字欲發揮盡字也○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為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柔強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已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強柔稟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

有不能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朱子曰性便是仁義禮智盡云者無所往而不盡也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施之宗族而不能施之鄉黨施之鄉黨而不能施之一國天下皆是不盡至於盡禮盡義盡智亦如此盡人物之性非特是曉得盡須是處之盡其道若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與夫利萬物之政皆是也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在那裡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

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這裡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處之也○朱曰盡已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友之類已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魚鱉咸若如此則可以替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倣像也○按替化育如物之生長在天地而教之耕耨在聖人賦以形性在天地而為之君師在聖人是天之所為不能無待於聖

人之助也○人之所以藐然於天地之間而不能與並立者以其但為天地間之人而不能有所贊助於天地也惟能贊天地之化育則天地少他不得便可與天地參矣○朱子曰這一箇是無不得底故曰與天地參而為三○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程子說贊化育處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說得好○林巽峰曰須玩能字人物天地在彼而能在我也譬之舟師能操其舟則能操人之舟能操人之舟則能操天下人之舟天下人之舟即吾之舟也操與未操其

能在我矣故盡吾性而盡天下人物之性亦盡性事也夫人生宇宙中非孤行而獨立也天高地下人物散殊五事麗其形五倫交於身人物天地無日而不吾接則隨遇莫不有盡性之功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一性盡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致曲章

其次對上章天下至誠而言致曲對盡性言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此在已分上事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此及物上事孟子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

四體不言而喻所性之蘊須說到此乃是盡頭邊際根於心者誠也生色者形也晬盎不言而喻極其著明之盛而言也此在已分上事孟子說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且如居家而順於親友於兄弟志行孚於朋友仕於國而得君得民都是一誠感動處此是盡人物之性參贊化育起脚第一步孟子只說至動本其始也中庸直說至化要其終也動之而不已則變變之而不已則化矣只是一誠充積之效動誠動之也變誠變之也化誠化之也聖人所過者化非動而後變變而後化也故曰立之

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致曲者而至於能化則亦聖人矣○章句積而至於能化積字有味是誠之積○曲正是對全體而言○朱子曰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爲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是義隨其善端發見就上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問前夜與直卿論致曲一段或問中舉孟子四端擴而充之直卿以爲未安旣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然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

禮智如何上來得問聖人用時雖發一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卽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異須待擴而後充曰然又問顏曾以下皆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曾子却似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合矣問所以必致曲者只是爲氣稟所隔必待因事逐旋發見曰然

前知章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朱子曰在我無一毫私僞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著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爾聖人至誠無私

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著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不能見也○又曰至誠如神之說呂氏得之其論動乎四體爲威儀之則者尤爲確實○藍田呂氏曰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與天地同流矣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况乎誠心之至求乎著龜而著龜告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體如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誠神幾曰聖人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

知幾遇變而通爾

自成章

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實理流出以賦於物之本也物各受其所賦之正而此理各爲一物之主所謂自成也此物字內包得有人字在了在人則事各有乎實然之理而理各行乎一事之間周子謂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誠之爲字從成立義程子謂至誠事親方成人子至誠事君方成人臣自字只是後面自成已之自觀章句所以二字亦自可見朱子語錄有作自然之自說者明與章句不合

不可從也誠爲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豈非人之所當自道乎蓋實理流行天命本體昭然日用何嘗間斷但人不自去行便落空了朱子所謂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故道雖是箇自有底道理却要人自去做方得如孝弟之道自一念之良心真切以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皆是人自做將出來人之所以能做將出來又却緣都是本來實有底且如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實

理特在舜身上發見出來那一件不是人本來實有底雖是本來實有底人不去做則道又不能自行故曰人之所當自道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無非實理之用皆實心之存主爲之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者實心之存主也○此二句是大旨下文解此二句蓋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亦未有無其心之實

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如天之於穆不已而萬物之終始皆天命之流行聖人之純亦不已而萬事之終始皆此心之流貫此便是箇無間斷底大始終顏子之三月不違諸子之日月至焉自其不違與至焉之時所爲無不實者此便是箇有間斷底小始終若論徹頭徹尾極處須如天地聖人乃是箇無所承續之始自然到尾之終若有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凡所云爲謂之誠而有物可也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屬不誠之列不誠更有甚物邪無物者言雖做

此事如不做也如祭義云其立之也敬以訕至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此便是祭之一事自始至終有其誠有其神不爲虛設若禘自既灌而往浸以懈怠季氏祭終而跛倚便是不誠與不祭無異所以說不誠無物此句緊接上而足之之辭與行有不懈於心則餒矣語勢相似朱子又嘗發之曰始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皆爲虛僞又豈有物之可言哉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君子誠之爲貴誠之

接上不誠字而言所謂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者人未至於聖人便皆不能無不誠時節亦惟遂用功以誠之之是貴爾此誠之二字內包含許多工夫在內緣都在二十章說了故此只提一下蓋於此一關打不過則終身學問只落在無物裏面雖高如佛老功如管晏而不足貴矣須如聖人之純亦不已纔滿得自成分量人做到聖人亦不過勾當一箇自成而已吁可不勉哉○末節承上文而言誠不但自成又能成物非推開一步只一層意物各有箇自成底道理成物之成非我別有道理卽彼之所以

自成者也物者對己之稱蓋人在世間未有遺物而獨立自一人言則孩提以至皓首自一日言則雞鳴而起以至向晦宴息凡所交接應酬無非物也所謂亦所以成物者爲之自我而彼亦得焉正如書曰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自迹而觀之夔夔者舜也允若者瞽瞍也自孝而觀之則夔夔者乃其所以允若者也緣物各有箇自成底道理故得則俱得成不獨成也玩所以二字分明成己之中却自然有以成物不期然而然也只一時事成己仁也以下正是發明此理蓋物我雖有內外之殊而理則無二自其成己言之

無一毫私欲可以觀仁自其成物言之知無不明處無不當可以觀智曰仁曰智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故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便是仁智兼盡處之得宜故已成爲孝子而父成爲慈父若申生之孝以從命爲恭反陷父於不義既陷父不義則已亦不得爲孝便是皆不得其宜可見自處處物內外無二道得於已而失於物者無之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已者也○自物我相對而言則內而成已外而成物若是兩事自理而言則成已仁也成物智也只

是一事故此理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只一事上處得物我交盡兩無可憾便是皆得其宜處逐事上有箇得宜處則逐事上有箇成處○只此一事吾所以處之者在我無一毫私意此是仁當其物之宜便是智無一毫私意便是自成當其物之宜便是成物只是一件事上分出兩邊而言爾○譬之鑑焉其明不爲塵垢所昏便是自成之意照妍照醜各得其分便是成物之意成已明也成物照也皆鑑之所固有而無內外也○體之存用之發凡言體用須記得朱子云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

之由耳目○成已成物惟其只是一箇道理故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不待兩項各做工夫而自然兩邊皆得其宜也皆字如此認○章句既得於已既字是跟誠字而下也蓋有未誠則仁不足以立體智不足以達用安能得時措之宜須知仁智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性無內外○有外非性無物非內○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非成已一時而成物又一時處已一道而處物又一道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物皆我也外皆內也楊子取爲我由不知此理也老氏芻狗萬

物亦不知此理也○性無內外而非盡性者不能合內外○中庸言誠有指理之實而言者有指心之實而言者何以有是不同蓋泛言其在天則皆以實理言如誠之不可揜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是也若言其在人則皆以實心言如反諸身不誠不誠無物是也此章論誠是先從原頭上說起而因說到人身上實理畢竟待人而行無其心之實則實理不行故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正如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初兼人物言章句卒約歸人上曰人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云云

無息章

至誠則自然無息無息則自然常於中驗於外而與天地用其體用非至誠之後猶有待於不息而後能與天地同其功用也或問力辯諸家之失皆爲其如此○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不息則久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後日又如此只管繩繩不已去久則是從後來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夫子稱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言其久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言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以顏子視諸子則顏子爲久以聖人視顏子則久莫久於聖人顏子猶有息也○朱子曰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二日工夫如何有徵驗○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而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

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其煩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蛟峰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是長遠大率功效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故三代之治長地勢悠則遠陡則峻絕可見其理○朱子曰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反不似他說得分曉○按至誠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及物之功則未嘗不自近而及遠自小而至大也故中庸歷推說

如此而後又以天地山川積盛而能生物爲喻意益明矣此章以聖人事來實之便可見如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於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不過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之實事自其德澤被於天下則見其博厚所謂洽於民心是也自其光輝之上著則見其高明所謂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是也自其德澤之長則見其悠久所謂萬世永賴是也詩之頌文武曰前王不忘而傳者說之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博厚高明悠久之實事可見矣○同體同用二節一

串意非對待前節如云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後節如云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
以與天地參矣蓋博厚莫如地而聖人功德所及有
以盡地之所載則聖人便是地了故曰配地高明莫
如天而聖人功德所及有以極天之所覆則聖人便
是天了故曰配天悠久莫如天地之無疆而聖人功
德所及與天地相終則聖人便是無疆故易曰坤厚
載物德合無疆無疆者乾也而坤德合之則坤亦無
疆矣又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無疆者地也而君子
之德應之則君子亦無疆矣悠久無疆中庸之言其

亦本於夫子之釋彖歟○虛齋曰上節言聖人之功
用到下方露出天地字後又專言天地之道末方合
之以見一理蓋非天地無以擬乎聖人非聖人無以
配乎天地邵子已言之矣○天地本體也天地之覆
載用也味此可見體用義○按體用元不是相對說
只是一串意有此體則有此用如有此高高之天則
自然覆物有此廣大之地則自然載物天地是體覆
載是用如人是體其力量做事處是用有人做得此
人之事就是此人了聖人做得天地之事就是天地
了○德之盛於內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說到極盡

處了德之著於外者自微則悠遠至高明亦說到極
盡處了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而貫於博厚高明之
後一氣事也故曰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無
有著於外而其根於中者不隨之故曰兼內外故誠
則形至於能化亦有以見至誠之妙也○朱子曰博
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若始初悠久
未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按見而後章動而後
變爲而後成人道也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天道也如致曲然後至於有誠而明動變化便是見
而後章動而後變爲而後成聖人至誠所過者化所

存者神並不見其作爲之迹故云○庶物露生地之
章也地承天施故不言變而言章天有四時風雨霜
露屈伸代謝皆變也乾知大始凡變化皆天主之不
見不動嘗言其無心而自然也莊子曰天其運乎地
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天
道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陽一嘘而爲春爲夏陰一翕而
爲秋爲冬其氣所至物無不變然何嘗動之而後變
人事有成有否其成在久又必爲而後成善成莫如
天地無不成也而未嘗有爲之者也成始無始成終
無終一誠之自無疆而已○此三句只是發明一箇

無爲無心底道理言博厚高明悠久同於天地之無
心而成化爾○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不貳
對章首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看博也厚也三句對章
首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看今夫天以下對章首
載物覆物成物看○一對貳誠對妄不貳所以誠也
○天地之道大矣然要之可一言而盡也何以言之
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章句云不貳所以誠也
不直云不貳者誠也而云所以誠者其說在十二章
或問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何也曰一則純二
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

爲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
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
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
未嘗有一息之繆天下之物洪纖鉅細飛潛動植莫
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不貳
之義盡於此矣緣本文或曰誠或曰一或曰不貳朱
子據文析理則不得不如此學者善會之可也太極
解云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
此處不貳只以理言不兼氣說然理不貳則氣不貳
所以生物不測邵子曰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

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朱子謂呂氏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按呂氏之說曰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爲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而至於聖然所以至於聖者充其良心積之不已也如指人之良心而責之與天地合德猶指撮土而求其載華嶽振河海之力指一勺而求其生蛟龍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卷區也區果何義在字萌芽屈生爲區故區區爲

小貌又曰曲也而卷亦爲曲詩卷阿是也○中庸言天地以誠而生物不測自日月星辰繫焉以至覆載中之所有無非實者而釋氏乃以天地日月爲幻妄塵芥六合夢幻人世其不識誠也甚矣張子謂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既不能究所從無怪其以人倫爲假合而滅棄之矣至於生死則以爲輪廻萬物有知無知無非同體而以爲法界中所現之物非不究所從而何哉○維天之命深遠難測往來者如彼而不見其已釋之曰此天之所以爲天也深意在所以字天之道無他只

是無一息之停而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又是指出其不已處子思曰此天之所以爲天
也與夫子之意同人受天之命以生而有已焉可乎
於乎豈不顯乎文王之德之無俟於切磋琢磨而自
純也釋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深意亦在所以
字聖人之道無他只是其心湛然無一毫人欲之私
間之而已顏淵具體猶未達一間則猶有一毫查滓
化未盡處蓋純之難如此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
亦式不諫亦入此又是指出其純處在天曰不已在
文王曰純亦不已蓋人惟不純而後有息苟無人欲

之私以間之則其不已也亦天而已故言純則不已
在其中矣此詩之所以善言文王也言不已則誠在
其中矣此詩之所以善言天也博厚高明悠久之化
要皆純與不已之功驗爾信乎天地聖人一誠之外
無餘事矣○朱子曰夫知天之所以爲天又知文王
之所以爲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純字
卽誠字然在聖人則下得箇純字在天則不待言其
誠故詩人於天曰不已於文王曰純而子思申之曰
純亦不已

疑道章

前諸章歷說誠者誠之者之事以申夫子天道人道之意此後似比前稍異雖不脫天道人道之意却似遙與費隱章相應發育峻極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所謂天下莫能載乎三千三百入於至小而無間非所謂天下莫能破乎前章特論道體如此至此則開示工夫極其詳盡所謂存心致知是也蓋非存心無以盡其大非致知無以盡其細也朱子謂道之流行發育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覺則全體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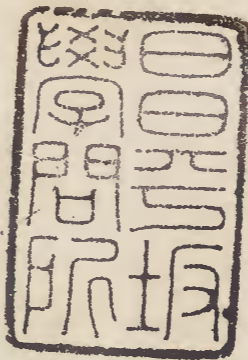
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正此章教人存心之意也又謂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修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之言學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愚謂此正此章教人以致知之意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發育萬物是造化之自然天地之道即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也峻極於天不是說他高只是盡俯仰之間無不充滿之意言由下而上其高乃極於天爾聖人之道其大如此又就其大而無外中細觀之則優優乎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道者此即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與夫爲國以禮而爲堯舜事業者也道不外於人事三千三百皆人事之儀則纖悉委曲之中各有當然之則如曲禮中有爲長者糞之禮士相見禮中相見而言相見而視至小一節之

處無不有禮真是入於至小而無間也朱子於費隱章曰無內是貼莫能破於此曰無間是貼優優之意有間則有空闕不滿之處即非優優矣亦即非大矣如此看來則大小元無二體此所以待其人而後行必尊德性而道問學亦非二事也○朱子曰聖道發育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於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萬物發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是理之所流行也故曰發育萬物天之所以爲天不過陰陽五行磅礴之氣而理無不在

是氣之所充塞卽此理之所充塞也故曰峻極於天
○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非仁也○以
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
儀之末者如此○禮儀朱子謂如士冠禮諸侯冠禮
天子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威儀謂如始加再加
三加之類皆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條○疑聚也朱子
曰若不能疑更無此子屬自家○又曰尊德性而道
問學一句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
皆是細密工夫○道體之大者直是難守細處又難
窮究○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

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
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
問學也○按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故尊德
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事物雖多而吾心
之用無不貫故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
也蓋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
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
之心此所以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
不致知誠以大小相資動靜交養初不可以內外精
粗而論也然子思子於此不以兩事並言而曰尊德



天保下西

性而道問學則見尊德性爲本而問學所道亦無非
德性工夫所以下文詳言其工夫所屬雖不出兩端
而每以而字以字貫之者此也此章句所謂首尾相
應也致廣大是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極高明是不以
一毫私欲自累此非存養中兼有克治不能如此非
身體不能見也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
存心中兼有知行此又其曉然可見者盡精微者卽
廣大之中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也道中庸者卽
高明之中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繆也理義因於
尋繹舊聞而知所未知節文因於敦其所厚而謹所

